

感悟电大

——广播电视大学30周年征文选集

孙绿怡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感 悟 电 大

——广播电视大学 30 周年征文选集

孙绿怡 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电大：广播电视大学 30 周年征文选集 / 孙绿怡主编.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304 - 04451 - 0

I. 感… II. 孙… III.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 纪念文集
IV. G729. 2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807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感悟电大——广播电视大学 30 周年征文选集

孙绿怡 主编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发行部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孙庆武

版式设计：张利萍

责任编辑：李瑞琪 赵文静

责任校对：王 亚

责任印制：赵联生

印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0001 ~ 2100

版本：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B5

印张：23. 75 字数：388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304 - 04451 - 0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电大 30 年” 校庆主题征文选集编委会

主 任 孙绿怡

副主任 王旖旎

编 委 孙 援 熊应进 李彦忠 徐长威 刘 臣
周 伟 张爱平 李 平 邓幸涛 张爱文
曹凤余 胡若予 孙毓彦

目 录

建材班的故事	梅文岩 (1)
电大二三事	王旖旎 (6)
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	王多明 (11)
史家胡同 41 号的 77、78 级	蒋全龙 (17)
为求学, 百折不回	谷 静 (22)
在电大做一条快乐的小鱼	李 平 (25)
我的“淘金”之路	李巧云 (29)
蓦然回首	徐长威 (34)
知识拓宽人生路	陈 琳 (37)
老陆和老宋	王朝中 (41)
梦开始的地方	宓国贤 (45)
三进萧山	孙绿怡 (48)
我上电大	吴韶华 (50)
电大日记簿	叶 红 (53)
我的电大生活	田 耳 (58)
如歌的岁月	王千一 (62)
校友会之歌	汪 洁 (66)
父子两代电大缘	韦 鹏 (72)
我与电大的成长日记	林列英 (76)
往事琐记	张延亮 (79)
电大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钱朝铸 (82)
永远的电大	李 动 (85)
那时, 我们正年轻	杨春生 (92)

学无止境乐无涯	黄承漳 (96)
心中有爱	代慧莹 (98)
寸草之心	袁 春 (102)
花甲之年上电大	王三土 (105)
那一年巡考	吴克峰 (107)
电大,知识的绿洲	崔光红 (110)
一路上有你	戴春霞 (114)
电大学生,我的老师	赵向华 (117)
时刻把学生放在心里	黄玉桂 (119)
一位“新”电大人对电大的认识	孙 平 (121)
电大,我的财富之源	邓 超 (124)
我和电大的三十年情缘	田 踪 (126)
电大,事业的加油站	孙 斌 (128)
电大学员的德行	张山河 (130)
珍惜学习机会 注重学以致用	宋宝山 (133)
自豪的灵魂	周 文 (135)
照明牧区的一盏灯	黄玉梅 (139)
电大,青春灿烂的地方	刘仲康 (141)
我们的精神乐园	胡智萍 (144)
方山印象	赵珂苑 (146)
我的电大情缘——二十九年前的回忆	梅仲云 (149)
我爱电大	维先明 (151)
我的电大良师们	李森锋 (154)
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主编主讲的精神境界 ...	王道君 (157)
缘分	杨清瑕 (161)
尽享“远程开放教育”的欢愉	陆守昌 (163)
将电大的远程教育送往天涯海角	陈忠信 (166)
印象“老爷爷”	王 冠 (170)
开放教育——我无悔的选择	岳 龙 (172)
亲切的关怀 难忘的记忆	张一尘 (175)
那一年“非典”,我理解了电大	姚 涛 (177)
在职学习圆了我的“大学梦”	罗汉标 (180)

电大——终身学习的阶梯	刘有夏 (183)
电大缘	周 蔚 (186)
风雪夜归人	张 宇 (188)
平凡报告	张 毅 (190)
远程教育登上喀喇昆仑山口	桑晓燕 (193)
我们兄弟姐妹的电大“情缘”	郭丽云 (196)
时间是不会为你倒数的	闫 颖 (199)
昨天、今天和明天	周值强 (202)
不忘昨日, 期盼明天	连诚谦 (206)
电大走向世界	李亚婉 (209)
“英语通”: 中英两国政府合作的结晶	韩艳辉 (214)
风雨彩虹	马文华 (217)
一世情缘三进门	胡党生 (220)
电大学习生活三篇	肖金萍 (223)
校歌诞生录	王同顺 (227)
读书的快乐	张显霞 (229)
激动的回忆	李 杜 (232)
梦想的征程	李作之 (235)
电大, 让我放飞梦想	王 夺 (238)
燕城明珠别样亮	洪罗铭 (242)
难忘电大一个“严”字	樊协平 (246)
考试作弊被抓的收获	韩东金 (249)
我的电大不了情	陈 纲 (251)
荧屏初相识 卅载情未了	张 嫫 (255)
1979, 首届电大生的回忆	钱汉明 (257)
离不开你	上官红霞 (259)
我的电大情缘	石宪华 (263)
一周看六次日出	李紫玉 (266)
基石	王新影 (268)
梦圆电大	李自如 (271)
虽苦犹乐, 虽苦犹荣	刘炳午 (274)
电大的再教育给我全新的生活品质	张明珠 (279)

“触电”的感觉真好	张桂生 (282)
美丽的风景线	彭 娟 (284)
风景这边独好	陈建忠 (288)
圆我大学梦	屈 明 (291)
大学梦 记者梦	章志宏 (294)
北京电大——让我们一起翱翔	陈 巧 (297)
走进开放教育 感悟求知乐趣	刘 斌 (299)
远程教育, 我的理想之帆	程 鲲 (302)
学以致用 再立新功	唐锦玉 (306)
匆匆忙忙上班路	肖桂芝 (309)
电大让我受益终生	何 晶 (312)
我在电大求学的收获	孙 旭 (316)
一段难忘的经历	关 颖 (319)
通过校园网看松花江林区电大的“小”与“大”	陈金魁 (322)
同上电大	江 山 (324)
我眼中的电大	潘 鹏 (326)
吉林分校的冬与春	张多献 (329)
庆祝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建校三十周年	张群玉 (335)
我所经历的中央电大的发展	牛振冬 (341)
往昔堪回首 今朝更辉煌	彭 昕 (347)
创建历程的回顾	李立群 (353)
与电大相伴而生	陆 鑫 (357)
加快立法工作 促进电大发展	舒子佳 叶志宏 (362)
努力创建一流现代远程开放大学	马良生 (367)
编后记	(371)

建材班的故事

□ 梅文岩

我一向认为，一种知识，一种文化，只有当它成为大众的共同追求并被大众所拥有，才有鲜活的生命，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反之，如果仅仅作象牙塔里少数精英皓首穷经把玩之物，那它只能像《百年孤独》里老布恩迪亚关在实验室里研究的炼金术，它的命运必是随风而去。中国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文化的改变和知识的开放，人民大众真正确立自己文化和知识的主体地位。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我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公共文化平台和大众的知识殿堂，它承继了古代“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又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召唤了无数渴望知识的灵魂。电大30年的最大功绩莫过于此。

我是1982年进入常州电大首届中文专业建材班的。班级设在当时远离电大本部的常州砖瓦厂教育科，在隆隆的机器声和砖窑高大的烟囱吐出的浓烟中，来自全市14个系统的34名同学，围坐在两个魔盒一般的音箱下面，开始了特殊的学习生活。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使建材班的同学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历久弥新？

我们这个班可谓大龄青年班，半数以上都是知青，有好几位同学入学时已为人父为人母。使我惊奇的是，每个进入建材班的学生几乎都有一段求学的特殊经历。班上的大师兄W是“十年动乱”前65届知青，血亲家庭成员1949年都去了海外。那年月，上大学对于他来说只是插队放牛眼望天上云彩时的遐想。“十年动乱”结束后，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胞兄给他寄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著名的天文系的入学通知书。此时，妻子已有孕在身，望着妻子热泪涟涟的模样，W一咬牙像电影《牧马人》里的许灵均一样留了下来，结果没有读天文，却读了中文。班上66届高中毕业的H，入学时是常州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的教学秘书，也就是说他是从大学门跨进了电大门。他求学的路也是那样的坎坷。1977年高考他考了

数学满分，1978年高考数学差2分满分，总分超过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但终因“成分”不好而被拒之门外，无法选择的出生使他丧失了求学的选择。67届初中毕业的C命运和他们也相似，凭着家学渊源和过人的天资，在刊物《文学评论》“十年动乱”结束复刊后，他就上面发表了学术论文。他报考的是77届社科院文学所唐宋文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分考了90分以上，因为外语没有过关而壮志未酬。吴世昌老先生还专门致信给他，予以勉励。第二年考湘潭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专业分又是高分，再因外语没达标而受挫。更难忘的是67届高中毕业的班长Q，插队落户期间曾经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农场给了他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为了同一农场像丁香花一样结愁怨的“小芳”，爱神导演了一出命运逆转的悲剧，他主动请求领导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小芳”。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负心的“小芳”连一句“谢谢你给我的爱”都没有留下。是没有围墙的广播电视大学以宽阔的胸襟容纳了我们，使这样一批在和命运之神的搏击中苦斗的青年重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有了这团火焰，使我们在烟雾笼罩的教室里围坐在一起；使我们在滴水成冰或骄阳似火的日子里迎接每学期的考试；使我们在工作、家庭、学习这个人生的三角中风雨无阻地努力奋进；使我们几乎忘却了大千世界声色犬马里的诱惑；使我们历经磨难而未曾泯灭的人文精神和美好理想得到了升华。

电大的三年过得像闪电一样快，伴随着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伴随着国门的打开，我们建材班的同学像刚刚出窑的砖瓦一样，走向了全市14个系统不同的方向，用三年学到的知识回报社会，用三年的历练成就人生。在社会转型期的激变中，建材班的同学像《苦难的历程》卷首语所说的那样“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这样激烈的搏斗中，我们的心灵深处是否有一个电大三年中滋养出来的文化人格在支撑着我们宠辱不惊呢？是否有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的集体无意识在引导着我们百折不回呢？虽然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有的还正当年，仍在常州的某个城区规划局长、工商局长、建设局长的岗位上；虽然我们走出了常州6个不同岗位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虽然我们更不乏不向命运低头至今还在人海里打拼的硬汉，但我首先想到的还是班上同学中的投笔从商终不悔的“儒商”和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寒士”。

同学F是一所技工学校的老师，毕业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学者型的商人或商人型的学者。二十几年的奋斗他一直朝着这个人生理想努力。F一面不

离三尺讲台，一面苦心经营一家课本印刷厂，更值得敬佩的是过了天命之年的他还通过了中文专业本科段的自学考试。工夫不负勤奋的人。如今他既具有副教授职称，又是一座占地18亩，厂房8000平方米，总资产1500万元规模企业的老板。今天你走到全国各地的商店里买课本，一不小心准会买到他厂里生产的Notebook。可以说F是实现了人生理想的幸运儿，但是 he 和其他老板相比又很另类。一是他出差住再高星级的酒店，必自带被套、枕套、脸盆、茶缸、毛巾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来不上麻将桌、不上KTV、不上洗头房，唯一的爱好是有空“猫”在家里看书。骨子里的儒商，看重的是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洁净。

另一个要提的是我在建材班的同桌S，电大毕业时，他已经是某市级机关的一名科长了，用现在的干部标准也绝对是年轻干部。改革开放大潮洪波涌起，呼唤着有志者担当时代的弄潮儿。按部就班的机关生活再也满足不了S弄潮的欲望，他不愿意把生命交付给第三梯队板凳队员的长久期待，趁着小平“南巡”讲话点燃的一腔热血毅然下海，白手起家创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一步一步坚实的脚印后面是常州的“牡丹公寓”、“玫瑰园小区”、“华府家园”、南京的河西楼盘、江宁楼盘……事业成功之后，并没有看见他在任何场合披红戴彩，也没有看到他在媒体上志得意满的镜头，依然低调，依然不卑不亢，走在大街上更像一个不事张扬的公务员。去冬今春房地产行业遭遇“严冬”，我在电话里问他冬天的感受，他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声音：“还好，楼市总归有升有降，就像造房子总归有高有低。居安思危、积谷防饥，这些古人早讲过了。”

商海搏浪充满了旋涡和暗流，不经意间就会樯倾楫摧，何况我辈一介书生。班上师兄D毕业不久就辞去某科研单位检验室的职位毅然下海，得助于改革开放，他在刚刚放开的钢材市场上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完成的第一笔交易是卖给一家乡镇企业半吨钢材，买到钢材的农民把一根红绸带系在钢材上的那种庄重和喜悦令人感动。事业上的成功激活了D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在中央开发大西北战略提出的前几年，就义无反顾地携着自己的全部财富和融资，踏上了西去创业的列车。西部廉价的矿藏、廉价的能源、廉价的劳力、廉价的运力无不散发着诱人的芬芳。他到了山西的临汾地区，承包经营一家停业的铁厂。一切都按法律和规律办事，冷却多日的铸铁炉欢腾的火苗似乎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成功。千算万算，少了一算。D合作的晋商已经不是话剧《立秋》里丰德票号的马洪瀚老板了，当铁

厂第一批产品出炉，等待 D 的不是红绸带，而是一张法院的封条。D 如梦方醒，自己落进了奸商设下的天衣无缝的圈套。文人咽不下这口气，官司一直打到省高院，最终结果，官司赢了，投资栽了，栽得血本无回，栽得债台高筑。我想起当年 D 西行前同学送行时他说的话：趁着现在年轻，再闯一闯。等到年纪大了再回到书房里来，与笔墨厮守。若是今天 D 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和人生体验写出来，说不定又是一部划时代的《创业史》。

并不是只有下海才显出英雄本色，反之，一以贯之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寂寞和清苦中耕作在学术园地里的同学同样使我由衷钦佩。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建材班的小 C。小 C 年纪最轻，是班上的小老弟。小 C 毕业后做过法院的书记官，做过民主党派工作，到北大书法班进修，又做了两年北漂，现在某文化部门专事书法。虽然二十几年不断自我选择又不断自我更新，但有两样没变，一是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性格。最近，他捧着一本新出的学术专著《书法正源》前来赠于我，是老资格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的，煌煌 22 多万字。小 C 说是请我“正腕”，说实话，我真为自己不通笔墨而感到汗颜。捧着这本沉甸甸的研究书法执笔、用笔的专著，分明感到了小 C 多年在砚田耕耘的心血和在墨海里探索的沉重。省文联党组书记、全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先生在《书法正源》的序言中说：这本书具有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也许一位专家的观点不足以裁定著作的分量，我在网上一找，竟有近 40 家书店在销售《书法正源》，且已销往东南亚。至于小 C 的性格，最近坊间赐给他一个外号“常州李敖”，还陆续有“常州李敖”的故事流传于耳，说是他最近到雪堰桥的南杨桥古村落去采风，碰到在该村搞旅游开发的老板，老板拿着他搞的规划图来请“常州李敖”指教，看着看着，“常州李敖”拍案而起，没有给老板一点面子。说你对“小桥流水人家”一窍不通，怎能跑到杨桥来糟蹋江南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看这图纸，你莫不是要在常州再修一个你们家的乔家大院？说得老板灰头土脸无地自容。一时间“常州李敖”大闹杨桥的章回故事又传遍常州。我觉得称小 C 为“常州李敖”不见得是对他的褒奖。在我眼里，李敖的狂狷很像戏台上扮演《击鼓骂曹》中祢衡的演员，看上去不真。小 C 的张扬性格倒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正如言恭达先生对他的评价：是“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时下小 C 的这点魏晋风度和侠肝义胆不是难能可贵

的吗？

也许我在这里絮絮叨叨叙述电大30年间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的故事，会给人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感。会被当代的莘莘学子所不屑，甚至是当代的电大学生。然而，正是电大用知识的阳光滋育了那么多“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使它装点了祖国大地漫山漫坡的春色，它能把石缝当作眠床，把悬崖当作坦途。我很固执地认为，建材班同学的命运可能是一代电大人的缩影，可能是电大30年成就的见证，也可能是今后更多30年电大发展辉煌的动力。甚至直到距我第一次走进电大的20年后的2002年，我再次坐进了电大教室，成为中文本科班的学员。在又一个三年的学习中，是否有一种怀旧、一种感恩在陪伴着我呢？

作者简介

梅文岩，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82级中文专科班，0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

电大二三事

□ 王旂旒

电大风雨兼程走过了三十年，这其中有着太多值得回味的记忆，也有太多我们不甚了解的故事。在电大工作时间长了，会忽然发现自己对电大了解得太少、太粗浅。对电大有感情了，会自觉关注与电大有关的新闻报道和著作文章。渐渐地，我有了新发现。

邓小平：“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我们对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太熟悉了。讲到电大的创办，一定会提到这句话。翻阅《邓小平年谱》，可以看到在1977年5月到8月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讲过四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1977年5月24日上午，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邓小平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两个月后（7月23日），邓小平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要搞电化教学，也可以用幻灯、录音。好教员讲课录音下来，其他教员辅导。当然，搞电视教学现在还没条件。”

8月1日上午，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于8月8日讲话。讲话中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邓小平开宗明义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

邓小平同志讲“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还是要”意味着过去我们曾经是“两条腿走路”，但一度中断了，现在仍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还是要”也意味着邓小平同志过去曾有过这样的主张，现在他仍坚持这个主张。但过去是怎样的情况呢？

1953—1957年，教育界在创立什么样的教育体系问题上，有过是遵循“国家性”、“统一性”，只靠国家办学，还是多种形式办学的争论。1958年4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说：“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5月30日，刘少奇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我国教育体制做出如下描述：“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下，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由此，我国确立了“两条腿走路”方针，举办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业余制两类学校。两类教育制度的确立，为多层次、多渠道培养人才拓宽了道路。

从1958年开始，成人高等教育有了很大发展。1957年，全国成人高校在校生不足10万人，至1965年达到41万人。这一时期，广播电视也被运用到成人高等教育。1960年3月北京电视大学开学。全国其他大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电视大学，许多大中城市广播电台也都举办了自学广播讲座。

时隔近二十年，中间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人才短缺，科技水平落后是当时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刚刚恢复工作就主动请缨，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开始在科技战线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邓小平重提“两条腿走路”，是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希思：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

电大的同志对“爱德华·希思”不陌生，都知道是希思先生向邓小平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办学情况。在《邓小平年谱》中多次出现“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字样，希思到底来过中国多少次，他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他向邓小平介绍开放大学的详细情况如何，这些问题引起我的兴趣。经过查阅文献和回忆文章，我找到了部分答案。

从1974年5月起，希思到中国访问了26次，基本上是一年一次。他第一次访华后，内心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感情，特别钦佩中国领导人的才能和机智。“每次同他们交谈，都感到他们有智慧，有远见，看问题深刻，受益匪浅。中国是一个变化中的伟大国家，我要争取每年都到中国一趟，亲身体验中国的进展”。他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自豪地说：“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

1975年9月20日上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会见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就中国国内外形势、对外关系等问题交换看法。次日他陪同毛泽东会见希思。根据公开发表的材料看，这次会见没有关于教育的话题，但这是希思与邓小平同志交往的开始。

1977年10月19日，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再次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次年4月8日，邓小平仔细阅读了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来信，并函告方毅、刘西尧：“请你们考虑，是否需要请希思帮助做点什么。我需要对他有个答复。”希思在信中说，最近贵国政府公开表示你们准备在全国普遍教学英语并且把电台广播作为一种手段。“开放大学”的负责人托我转请你们考虑，怎样用他们的设备和教材来协助贵国做这件事。18日，教育部代拟邓小平给希思的复信。复信说：如果“开放大学”愿进一步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中国教育部的同事们将会感到高兴。

正是通过邓小平和希思的牵线搭桥，才有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英国开放大学之间的频繁交往，才有了以英国开放大学为借鉴，建设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三十年实践。

我很想知道邓小平和希思谈论英国开放大学的详细情况，但目前没有

看到，这需要耐心等待，可能要到外交文件解密的时候。

李岚清：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用于教育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大事记（1977—1999）》载：中央电大得到世界银行对我国的第二批贷款。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新出版的《谷牧回忆录》和《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李岚清著）都论及此事，李岚清同志的介绍更为详尽些。谷牧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岚清同志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政府贷款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人，负责世界银行贷款事宜。

1980年我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席位，这是在使用国外贷款方面的一件大事。恢复席位后争取到的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就是用于教育事业。

根据邓小平同志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国家外资委同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对贷款的内容和使用方针进行了认真调研，提出了意见，在“分配贷款的初步方案”中提出“为今后教育贷款项目能继续进行，使用一小部分贷款作为后续项目的准备和可行性研究工作的费用，主要是加强其他43所理、工、农、医、师范院校及少数民族院校的重点学科；扩大基础性大学数量；加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及成人教育；加强中学和职业教育；加强大、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师资培训；加强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科；加强农业教育；改善教材印刷力量和教学仪器设备生产能力等。这需要800万~1000万美元。”

1981年4月，由国家外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中国银行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世行向我国提供不少于2亿~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教育项目。这一贷款项目在当时是对教育的一笔巨大投资，许多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从中获益，教学科研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由于教育事业困难很多，本身无偿还能力，该贷款由国家统借统还。

也正是第一批贷款中有部分作为后续项目的准备和可行性研究工作的费用，才会有如下事情发生：

* 1981年11月1~13日，世界银行负责远距离教育项目的官员比勒、贾米逊先后考察中央电大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方电大，重